

《热爱》荧屏网络人气高

韩雪打破“玉女”形象



“风尘女子”每天都要哭

自出道以来,韩雪在《福星高照猪八戒》《错爱一生》等作品中展现的清秀气质,被外界称为是新生代的内地“玉女掌门人”。而此次在《热爱》中,韩雪的角色却是一个身世复杂、极富个性的50年代女子,“刚开始听说是个‘风尘女子’的角色,我不是很愿意演,但看完剧本后,觉得这个角色太吸引人了,是我遇到的最满意的剧本和角色。以前我演的都是邻家女孩的形象,这次在《热爱》中,我经历了沈寒秋从

近日,一部由苏有朋、韩雪、薛佳凝等众多明星加盟的电视剧《热爱》引来热议,成为继《潜伏》之后又一部热片。主演韩雪的颠覆性演出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冰到火的情感历程,这个角色我花了十二万分的心力在里面,倾尽了我所有的情感在演戏,几乎每场戏都要掏心掏肺地演。”回忆起拍摄时的艰辛,韩雪说这次哭戏很重,拍戏时几乎每天都要哭一次,最长的一次竟然哭了6个小时,一直哭到眼睛红肿,心里却觉得非常过瘾。

从小爱唱歌,家里奖状一大摞

在《热爱》中,韩雪演唱了片尾曲,其实从第一张《飘雪》

到现在,韩雪已出过三张唱片了,她在唱歌这方面的“专业程度”甚至比演戏的年份还要长,“我小时候是合唱团的,家里奖状一大摞呢!”韩雪很孩子气地说。韩雪从小学就开始唱歌了,作为独唱与合唱演员,她几乎拿遍了所有能拿到的奖状。

离开曾呆了七年的唱片公司主要是因为,“在唱片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公司以前给我的歌都是甜美的,而我自己听歌、唱KTV都是偏摇滚的。”韩雪要做的音乐其实很简单,“音乐上要有个性,我是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韩雪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决定跟她一直不太喜欢“玉女”这个称号有关。“按计划,韩雪的新唱片将于今年9月推出。

拍电影,不要噱头、不急角色

很多演员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想要转战大银幕,而韩雪却有着自己冷静的思考,“前两年,我不想演所谓的电影,因为没碰到真正让我动心的角色。电影是跟梦想有关的,干脆就让它更纯粹一些。我希望起点能够高点,在电影这件事情上,我是真不急!你看外国女星都是到了满脸皱纹了,才有好戏。我等得起!”

演了三十多部电视剧,韩雪觉得某些时机也到了,“是到减产电视剧的时候了。”今年,她将接一部大制作的电影,虽然不愿意透露过多信息,但韩雪却表示,导演一定是位好导演,“我现在不指望观众会冲着我去看电影,所以

我会与一位好的导演合作。我比较喜欢偏文艺的电影,好电影有倾向,像是看书。我不需要噱头,我要真正的电影作品。”

这两年,韩雪的人气在演艺圈迅速提升,不仅两次上了春节联欢晚会,还在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与众多大牌歌手合唱歌曲,不过,这些“殊荣”却给她带来了烦恼——有人说韩雪家庭有深厚的背景才导致她一次次在重大场合“露脸”。对这些传言,韩雪澄清“我是军人家庭这点没有错,可是家庭完全帮不了我。”

据韩雪说,她第一次上春晚是因为那年的主题是“推新人”,唱片公司就把她的一首歌《竹林风》送去参评,结果特别合适春晚的基调,而电视剧《错爱一生》刚好那时在央视播出。第二年,唱片公司照例又把她的歌送去参评,结果被毙了。“后来,导演组的廖云大姐想让我演小品《军嫂》中那个军嫂,这个人物跟我远得十万八千里,我就推掉了。隔了一个多月,她又打电话来说句那个小品里缺一个女演员,让我去演。演小品前后,有朋友开玩笑地对韩雪说,“你被影视圈开除了”,可演完小品的韩雪却有另外的收获,“我觉得心理障碍没有了,小品都演了还怕什么?”参加奥运会闭幕式就更简单了,“因为我和王力宏是一家唱片公司的,就一起送审了。”

谈到个人问题,韩雪淡然一笑,“情感是私人的问题,大家喜欢的韩雪应该是工作的部分。艺人其实很弱势,面对这么多关注的目光,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一些绯闻而伤害到家人和朋友。”韩雪表示,自己不会在任何场合大肆宣扬私生活。(鞠健夫)

生活因工作而丰富

——访电视剧《远山》演员林好



看过《家有儿女》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戴明明,“当时出演《家有儿女》时,我还算是个大学生。”演员林好笑着说,“几年过去了,相信看过我在《远山》中所演的云青扬这个角色,不少观众都不会把我和戴明明联系到一起了。”的确,曾经那位青春时尚的“戴明明”早已褪去一身稚气,眼前的林好身上更多散发出的还是一种南方女孩特有的温婉文静的气息。

林好在父母的影响下7岁就开始学舞蹈。初中时,林好本想静下心来考高中、上大学,但在最后填报毕业志愿时,她思考再三,还是报了自己喜欢的师范学校舞蹈班。2000年面临即将到来的小学毕业生涯,当时还只有十七八岁的林好突然觉得有些不确定,“很多跟我同龄的孩子

都还在读书,还要过好几年才会毕业,而我也想在这么个年龄段继续学业,这并非是因为惧怕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仅仅是觉得自己应该读书。”于是,在父母和老师的建议,林好同时报考中戏,并被成功录取,从此离开了自己生活近20年的家乡,开始为自己的梦想而奋力打拼的新生活。

林好坦言:“假设当初没有灵光一现地冒出继续读书的想法,那么现在的我也许正在某个小学教书,生活没准就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可能也会快快乐乐的,但是无论如何,绝不会像成为演员的我这样,过得丰富而精彩,体验到不同的人生,就好像我可以成为快乐自我的戴明明,也可以是真爱无悔付出的云青扬。”

在《远山》里,林好饰演的云青扬是当时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典型中国传统女人,“她与剧中发生的那些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几乎毫无直接关系,生命中只有她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在那种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她所代表的就是‘小家’概念。”在林好看来,云青扬无疑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她深爱的丈夫对她只有兄妹之情,可尽管如此,她仍旧为这个男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感情让人动容”。(李冰)

“黄红”的减肥生活

——访电视剧《远山》演员张洪睿

曾参演过《走向共和》、《大汉天子》、《乔家大院》等多部影视作品的青年演员张洪睿此次在《远山》中,饰演的是男一号明寿山。关于角色,张洪睿说,明寿山经历了从富家公子到丧家之犬,以及从蒙昧少年到爱国志士的巨大转变。“通俗来讲,他就是从一个卖国的人——帮助外国人开采中国钨矿,到逐步觉醒,最后成为一个爱国救国的斗士。”在戏中,张洪睿所扮演的明寿山经历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巨变,而在戏外,张洪睿自己也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不小的变化,连外号都从“胖子”变成了“黄红”。

“我原本外号叫‘胖子’”张洪睿说,后来导演看了自己这个形象,开始督促他减肥。首先就是从入口的开始控制。“每天早上,我还能忍,一碗粥、一个鸡蛋,有时还有个小干粮之类的,这就算是能吃得最饱的一顿了,毕竟要有充足体力进行一天的拍摄活动。”可是到了中午,张洪睿的减肥生活可就完全现出来了。剧组在中午和晚上都会给每位演员配送盒饭,但是唯独没有他的晚餐。那吃什么啊?“没听大家都叫我‘黄红’吗?这是我在组里的新外号,不是因为像我像小品演员黄宏老师,有这个外号只是因为我吃了半个月的正餐——黄瓜、西红柿。”张洪睿一脸“郁闷”,“开始的



时候每天中午、晚上我还有两根黄瓜加两个西红柿的晚餐,到了后来就剩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了。”就这样,到拍摄结束时张洪睿的体重足足降了30斤有余。

剧组拍摄的90多天中,张洪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不过在他印象中,午饭和晚饭虽然没有吃饱过,但是“半饱”的饭还是吃过几次的。一天晚饭时间,导演让张洪睿去吃个半饱再拍晚上的戏,这可把张洪睿乐坏了,想着自己吃了那么久的“黄红”,现在总算熬出头了,尽管只让吃五成饱,但也总比不让吃好啊。吃完饭回到现场,张洪睿在得知一会要拍的戏后,完全愣了,“原来晚上要拍的是我被打的戏,还是被几个彪形大汉打。”一旁的导演这才“窃笑”着眼张洪睿开玩笑说:“这就是你吃五成饱的代价。”(李冰)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访电视剧《远山》演员李佳



“《远山》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部意义非凡的作品。第一次拍年代戏,第一次演绎一个如此风情万种的人物,第一次看着屏幕上的自己觉得竟然这么不像自己……”回想着《远山》中那个妩媚妖娆、痴心不改的梨园女子黄鹂鸣,李佳至今都觉得非常神奇。的确,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灿烂笑容、说起话来直率、做起事来大大

咧咧的女生,无论如何也很难和剧中人物联系起来。

有意思的是,李佳其实在最初接到剧组的邀请时,就对导演挑选自己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感到不解,甚至几次跟了黑导演说:“您别让我演了,我真的没信心演好这个角色。”可是导演完全不为所动,坚信自己看人的眼光,愣是成功发掘出了李佳男孩子气背后所掩藏的妩媚气质。

其实,要说李佳与剧中的人物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共通之处,也未免太过绝对。李佳自从10岁左右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到1996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之前,一直都在戏校上学,可以说练得一身扎实的童子功。

《远山》中的黄鹂鸣因为身份的关系,有大量戏曲表演的戏份,这样一来,李佳多年来的戏曲功底派上了大用场。估计换上任何一位非

科班出身的演员来演,都会吃不消的。对此,李佳说这还得归功于自己的父亲:“从前,戏曲是父亲的爱好,在不懂事的时候父亲让我学习了戏曲。现在的我很感谢他,虽然那个时代我并不喜欢戏曲,可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还算出色!这次在剧中有机会充分展示。”

不过就算有着童子功的功底,剧中的几段戏李佳还得现学现卖,“因为故事发生在江西,黄鹂鸣唱得也是赣剧,可我之前对赣剧的认识不多,更别提唱段了,所以只能请老师过来教我。”李佳说,平时专业戏曲演员一年可能就学一出戏,但为了拍摄,自己必须要在一天内学完七出戏,然后反复揣摩牢记,最后呈现在荧屏上,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正式拍摄的那天,因为场地租用的问题,剧组希望将需

要在戏楼拍摄的所有戏份都集中拍摄完成。于是,早上4点多,李佳就扮好了戏装开始拍摄,一直拍到晚上10点多才算基本告一段落。“累还是次要的,梳头才是最让我痛苦的。”李佳说,戏曲演员的头饰很复杂,每次表演前为了防止头饰松散,都要用布条勒紧,可是时间一长,头部血液流通不畅,非常难受。“只要一休息,我都会躲起来抱着头,因为实在太痛了,痛到想吐。但总不能让全组工作人员为了我耽误进度,我必须强装无事。剧团的老师特别心疼我,尽量不给我勒那么紧,可唱着唱着头上的贴片就往下掉。”李佳说起那时的经历一脸苦笑,但她却觉得很值得,“谁在面对自己最热爱的工作时,都会选择坚强面对困难和痛苦。我忍受如此的疼痛,也只是能够展现出最耀眼、最精彩的角色和故事。”(李冰)